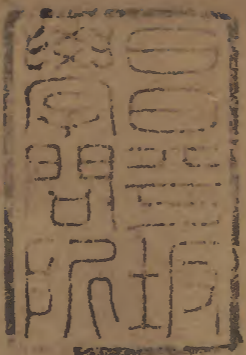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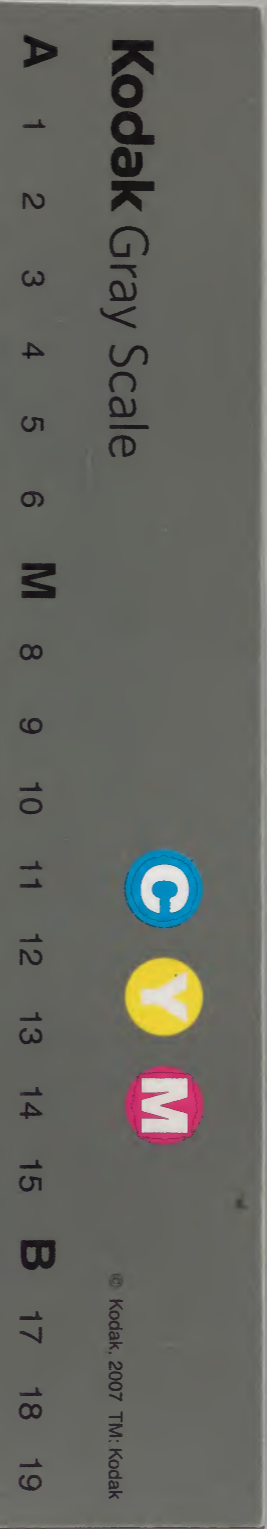
別集一之三



內閣文庫		
三四九二	漢書	類
六四	冊	架
一〇	函	架

內閣文庫		
三四九二	漢書	類
六四	冊	架
二四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 59 )
函號	315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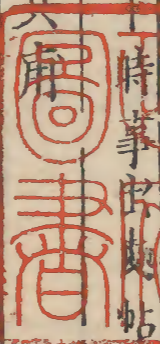


卷第  
朱文公文別集  
目錄

卷第

書

劉共



彭子壽

程允夫

魏元履

呂子約

向伯元

林井伯

方耕道

陳子真

淺草文庫

卷第二

書

李端甫

劉季章

黃直卿

祝汝玉

劉公度

蔡季通

章茂獻

劉智夫

與長兒

林擇之

卷第三

書

以下講學及雜往來帖

胡籍溪先生

文叔

程汝隨可父

鄭尚書惠叔

程允文

彭子壽

孫季和

劉子澄

王子合

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何叔京

廖子晦

魏

元履弟

汪時法

向伯元

林井伯

趙子欽

方若水

卷第五

書

方畊道

鄭景明

朱魯叔

學古

方畊叟

皇甫文仲

皇甫帥

林子方

劉德脩

丁仲澄

詹尚賓

志南上人

西原崔嘉彦

林師曾

林熙之

朱魯叔

余景思

方伯謨

劉平父

子服第

卷第六

書

林擇之

黃商伯

楊伯起

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

馮儀之

卷第七

詩

與一維那

上廣文

考試感事戲作

題米倉壁

題安隱壁

題梵天方丈壁

五月五日海上遇風雨作

兩絕句送順之南歸

寄陳講師

別陳講師

登閩阜山

送單應之往閩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題赤城觀

尤溪縣學觀大閣

十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驚鹿要須

野學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次周師温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西原居士斷寄秋蘭小詩為謝

記

至樂齋記

恕齋記

祝文

赦後舍菜先師祝文

赦後祭 祝文

祭文

祭林芸谷文

祭文

題跋

跋芸齋遺文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跋郭忠恕說文字源

題折柱院行記

題星子縣尉解射亭

題落星寺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題尋真觀

題五乳寺

題棲賢磨崖

題壘石庵

題折柱院

跋所列靖帖

跋所列包孝肅詩

跋王大初所題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題所書古栢行

題梵天法堂門

題陳廷佐亭

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釋氏論下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啓

回余衡州

回王正臣

回衆解元

回待補生

卷第九

公移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

洞學榜

申諭耕桑榜

辛丑勸農文

招學者入郡學榜

招舉人入白鹿咨目

勸諭趁時請地種麥榜

放官私房廊白地錢約束

措置賑卹糶糶事件

措置兩縣到岸米船事

招誘客販米斛免收力勝雜物稅曉諭

再勸修築陂塘

措置客米到岸民戶收糶不盡曉諭

曉示鄉民物貨減饒市稅

約束不許偷未穀

約束諸縣泛催官物各給憑由



免流移民船力勝

禁旅店不許迎傳單獨

取會管下都分富家及闕食之家

施行旱傷委官驗視

施行旱傷住催官物一月

諭上戶承認賑糶米數目

約束鋪兵

檢坐乾道指揮檢視旱傷

施行下諸縣躬親徧詣田段相視

禁戢人從不許乞覓

放免官私房廊白地

施行人戶訴狀乞覓

施行專攔牙人不許妄收力勝等錢

禁豪戶不許盡行收糶

管下縣相視約束及開三項田段

乞行下江西從便客旅興販米穀

約束米牙不許兜攬船米入市等事

約束質庫不許關閉等事

戒約上戶躡認本軍寬卹小民

施行張廷諫訴旱傷事

施行邗昆陳訴踏旱利害

委官置場循環收糶米斛

約束遊手不許脅持良民

援例乞撥錢米

再諭人戶種二麥

行下三縣批劄賑糶人戶

行下三縣置場

約束許下戶就上戶借貸

再諭上戶卹下戶借貸

革住米船隱瞞情弊

行下場所革住米舡隱瞞

申提舉司將常平米出糶

行下置場不許留滯客旅

行下兩縣委官促人戶糶米減尅

申諸司乞行下江西不許遏糶

卷第十

公移

申倉部及運司檢放三縣苗米數

糶場印式

號式用青絹印

夾截糶場交錢量米

總簿式

牌面印紙式

牌背題字式

賑糶曆頭樣

措置賑糶場合行事件

糶支外令施行下項

施行置場賑糶濟所約束事

委官往各場究見元認米數椿管實數  
 再措置場所賑濟孤老人等約束  
 取會諸縣知縣下鄉勸諭佈種如何施行事  
 再行下三縣勸諭到上戶賑糶不許抵拒事  
 行下米場人戶不到者於總曆用印  
 行下米場具糶過米式  
 施行場所未盡抄割戶  
 措置行下各場關防上戶用濕惡糴米  
 續置曆下場五日一次開具糶過米  
 行下普作賑濟兩日  
 再諭上戶借貸米穀事  
 再委官躡訪場所合干人減尅等事

其申監司為賑糶場利害事件  
 其申提舉司借米付人戶築陂塘  
 相施行闕食未盡抄割人等事  
 實審糶濟約束  
 施行權免和糶令客米從便往來  
 免糶客米三分榜文  
 施行許令人戶借貸官司米穀充種子佈種  
 不係賑濟人一例賑濟  
 行下各縣抄割戶口并立支米穀正數  
 都昌縣搬張劉二家米等事  
 諸縣得米人戶依時佈種等事  
 行下各場普濟半月外照約束接續

委官覈實四戶賑濟米數縣官保明事  
移文江西通放客米及本軍糶米艇事  
節次差公吏收糶并撥錢下賑糶場  
賑濟戶口數  
奏乞推賞賑濟下戶

計開食味糶今客米與封米  
實審錄齋錄  
計開食味糶今客米與封米  
申對舉后苗米封入氏藥刻戲  
申對后為頭錄錄作害車封

昔我末公會梓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為遺書且謂  
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  
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為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  
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  
正集續集濟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  
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為  
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為別集其標目則  
一倣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  
能審所自來之恨真斯文之大幸也鑄於君之長子  
謙一為同舍郎亦嘗預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席  
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刊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  
費以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

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庶有以知其無非精  
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剌既多束書不觀乃貽或者  
之誚云咸亨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寧府建安書院  
山長黃鏞謹書

梅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序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書 軒事出處

劉共甫

琪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又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動  
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之命  
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若果西  
去能畧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向來聖錫  
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後似却不必  
迂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待以歸足矣二姦雖  
去氣象全未迴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為為是未有敢乘此  
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惟獨斷二字頗以為  
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間讀陸宣公奏議一切中今日

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爲上一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  
造朝以亟行爲上早得一日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  
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吹  
歛縷縷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爲先而後圖之也聞  
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但書  
字處更不吝脩改爲善畧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  
何李先碑額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爲別寫數字示及否  
比及宋禮歸到又須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  
俟此字耳駭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誨諭之及乃知  
僭率之爲咎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編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得

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逖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去月六日  
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絕頂已  
乃東歸至耒洲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尚未曾有別去殊憫  
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其真然伏讀  
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諾大臣豕視廢位甚矣其間而不然  
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  
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  
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譖面諛  
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  
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  
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比來訂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  
失之於前尚可揀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

之某嘗譬之入子事親之道不至於父母之顏色不和  
 為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詈妻孥毆擊僮隸  
 以快已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也而後委  
 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為其亦異乎吾  
 所聞矣比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  
 所以告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若只是如  
 此說得亦不濟事况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  
 賢者否又如何其可恃耶聞奏請令鄉監郎曹舉士限五  
 日奏又不得發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柰  
 何柰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  
 急之慮然大根大本處被羣小壞得八九分以上了日往  
 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非它人比

今日雖未為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  
 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大失人望墮隕  
 蒙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  
 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親近詔但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  
 語此幾至墮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為何如耳願亟與陳  
 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籃寺偶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  
 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  
 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為哉然今  
 日之事政須為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  
 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  
 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  
 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為不利俟

兩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為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胃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大甚處恐却悞兩公協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為身亦以為親為二公為國計也千萬幸誓

彭子壽龜年

止堂之孫北家藏

請遣後一兩日即被斥遣之命出關恰一月始能達里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區亮鴈不足為重輕忽聞門下亦此論事去國而德修德夫相繼亦去為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不審從人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饒偶便託其發官林君致此巧以數字見報此來議論本未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沉也

程允夫洵

洪正學刊允夫家藏

職幸已如顧而忘之者以為僭瀆睥睨愈甚近日葉總章中已有姓名且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例前此但以眾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會申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上而羣小因此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泰兒赴銓其它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干冤痛莫能為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揆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為之柰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遲方傳古



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之內其足食乎小謹何益  
 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蝕君心  
 此為本根之禍不丟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  
 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以為如何成  
 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衝痛哭之書見之否說  
 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言西帥跋扈欲誅沈介取  
 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又不聞問念念不忘適有均  
 亭便晨起手凍作字不成幾不可讀亦所以効擊耳一笑  
 逐湯相陳豈非賞魏無  
 知之功乎可笑可笑

魏元履

早稻既登球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太  
 為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為可慮耳今歲之事

惘然無大敗闕真出天幸若只賴有位措置則今無鄉井  
 久矣此非面未易道也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論得劉激  
 父書云邂逅江養源丈聞益州已出峽非晚到玉山矣上  
 以其留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又如何也此事  
 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邦初聞甚以為喜聞邦人  
 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速之人其殆禍吾州乎又  
 非徐老之比也丙漕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閑處  
 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日來始無閑擾稍可近書  
 無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見教否今歲不為場屋計乎  
 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比扣丙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  
 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縣靈壁兩  
城禽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知孰是前日得先生  
書云鉉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幸洪皆遷國論未  
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悟聖心耳  
諫垣南榻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何哉有所聞  
績以見示幸甚令子為學督之不敢怠但良亦費檢束耳  
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為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為奪兵罷黜之  
漸有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  
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留然計其財力未能舉事是我  
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

而不復計其力之不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為可  
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  
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資將士而全軍以歸李不可遣宏  
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還其家已而置酒高  
會官妓人子白金一兩士卒人子錢三百軍士大怒會虜  
騎至城下眾莫肯戰揚言虜盛不可當且欲圖之顯忠惶  
遽遂走失亡七八千人七萬人出寨還者六萬餘而軍資器械盡沒幸  
是日大霧虜人不知我師之遁故無他不然幾殆然虜人  
冒火暑奔馳赴掠人馬踣於道者相望也入宿州後事實  
書亦云上意猶向魏公但不知相湯公遣楊存中罷王龜  
齡又何意耳平甫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  
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楊舊部曲遣往招

劉廷用

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為他計者遂  
 止不知果然否邵宋淵劉寶分護湘東西不知復如何守  
 險之說未為不然但不知所以為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  
 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為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愚謂今  
 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  
 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欲  
 經畧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為如何

魏元履

徐嘉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為泉守殊不可  
 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廿八日已行矣查元章  
 獲漕馬方以太府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祕閣參  
 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

玉慶長闡憲想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已回此又何  
 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渠欲陸尉書已作數字授之  
 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不能有以處之耳  
 孟季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人商量間因人或來  
 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  
 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條抄出疑問之意便中寄  
 示容檢鄙論為答有不當處却告駁難即彼此有益若全  
 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用耳

呂子約 祖儉

某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為到郡引疾  
 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  
 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曾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

家問幸啓恭兄同爲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爲  
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略記事  
實爲幸仍須及早得之乘其未去刻石尤佳也豫章欲刻  
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擴渠諸說此間傳錄  
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爲幸彼  
有教授黃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  
不妨也

向伯元

以下伯元之孫公末家藏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旱歉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  
幸亦略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  
何比及終更亦當麥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  
稱許何以當之祇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勤形瘵精力全

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沈守留意荒政  
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道此人告糴其境或恐  
吏民有持閑遏之計者願得一言以解其紛是亦仁人之  
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界  
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而事  
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  
已起不可復爲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  
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爲幸耳劉薦論事不阿近所  
策有亦恨太踈果墮語弄耳周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

如來喻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爲可賀者然前  
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爲可慮奈何

向伯元

到官半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足  
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自露  
則可以供歲費而罷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陰沮之  
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在此既無所爲衰病復  
爾交攻鬱鬱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矣未知進止  
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其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臥兩月曩  
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報今雖未死然衰頹  
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  
允當并力懇廢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  
播幾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吊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  
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子卿想歸久矣  
揚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  
處喫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  
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  
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小故也

林井伯

成季言以下井伯之外孫方之泰家藏刊帖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兮道  
遠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林井伯

某向來一出略無補報罷逐而歸祇以自愧還家初亦粗  
遣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必不全亟遣告老人  
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處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知竟何  
如也餘干屢得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  
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不知  
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能仰首一鳴深  
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竒特令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  
矣前日走寒泉與韜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爲懷也既無  
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爲過餘干否子欽後來  
相見否幾道亦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詞職得請

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

某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事徒然坐  
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何來  
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已決雖欲自強而不能又安能  
承命而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  
想燕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  
僚必相好也

陳子真

休致文字已申本郡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有遲疑耶  
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

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計時相見聞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拏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候計度若幸無疾病即當扶杖歸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象之壽也

劉德脩

光祖

漢之曾孫曾元

家

漢之曾孫曾元

家

欽問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暇交一語至今為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德音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正明白剴切三復矍然為之汗下蓋又矣莫有以此警歎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為執事者憂之顧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發近在旦暮雖發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情竊私為同志一二君

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話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不盡意伏紙增跋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奄未能復常呻吟少間謾讀舊書姑以思遺老耳不足為左右道也昨聞諸公於門下數有裏言而群賢亦有彙進之勢作鎮夔門是為東來之兆而問者所聞乃若小異雖賢

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典戎榦方之任以蕃衛王室  
為心亦豈能翹然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  
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

某所為大學論區說近有為刺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  
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為訂其謬并以質於東溪翁因風  
見教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往來每懷  
道義馳想亡已不審比來為况果何如統內軍民計自寧  
謐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今雖小  
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未知果便無事否耳祈幸  
在賢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

不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李婦之戚長沙險  
自未之敢承其間盖有小小曲折非敢决然忘此世也因  
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紙恨恨

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志  
於善嘗為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至罷  
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或可以備使令  
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  
書尤非所據力辭未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  
拜螭坳之命矣正人得路羣議交慶此不待說而委也區  
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叙以罄鄙



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為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忘某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以時珍衛勿忘致若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區區至懇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于壽千里茂獻想時相會前幅之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后望幸密為言之勿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為誰亦

望并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北關之集風流雲散其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為悵然蓋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群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為是以速之耶不審能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即今已到何許也某前日始拜祠命不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便寓此托李章致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但祝眠食之間十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我何哉

東溪先生又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致瞻仰意文叔即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為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久然亦

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况便安足以爲慰但比來時  
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韋布近年以來所未有  
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  
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  
日不審台候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月之  
初約機中會於一山寺中爲兩日之款時未有近日事  
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歸來舊疾發動證  
候輕於往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藥未有効而傳聞愈  
甚病勢遂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然必無復全理已上告  
天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

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  
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乏不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  
見之期千萬爲天下國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  
體候何如得奉章書聞亦不快深以爲念文叔已別附書  
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  
幸爲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笑也然病  
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守人還奉  
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啓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  
爲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爲不淑然前輩淪沒使一方學者  
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文去冬尚幸一見

雖不及款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邇峽定在何日  
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  
底止耳病中痊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  
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棗醋舌  
然曾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  
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  
固已服其有定力矣 相恩禮一新幸章超遷甚美論功  
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爲致鄙意  
此兩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鶴銘  
側有謫丹楊工曹掾王瓚題詩詩詞甚佳字亦絕類鶴銘  
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据趙德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  
中亦有此人名姓不知便是一人否然詩

疑耳近年乃絕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爲訪之寓正  
則摹數本寄及爲幸某挂冠之請人尚未還而小報已不  
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  
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暑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  
而愈疏臨風惘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者是也或正則  
已得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几下否但  
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比日台候何似竊惟  
沒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疾病去  
秋以來足弱氣痞遂爲廢人然而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

脫茲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料則亦未敢保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予壽近亦通書自云頗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瘁也從之遂為古人充足傷歎于越得書寄示涪刺亦能道示眾語不審比來閑中何以可日老來始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真可惜也建昌陳剛正也舊見吊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可既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臣山集說有微王峽乃微盧之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聊為廣異聞耳文叔李章想時通問聞馮校書極佳士遽爾殂殞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弱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轉

難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群公書只從州府申乞臆上乃無人肯為作保官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矣機罪冥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朋舊凋落類足關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為也哉

劉德脩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歸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眾賢為不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君周鄉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墻固應如此雖已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之也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涂中患難曲折為之太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顛持危為已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稅駕里門休息神觀久矣某辭職終年幸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急前日正則之疏已行旦夕必當次及矣餘干竟以樞還卜以此十日葬矣冤哉痛哉聞有為之賦詩摹印揭之都市而匿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壻書云道間渴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故臨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郡否平父此亦得書去

徒無策甚可念也李章得書每以丐外為言而未聞恐是求之不力如王興之雷孝友亦何嘗有人苦留之耶

聞小身既逐零陵郡將以及亦欲置之於死之件不知何又却中報不免命也職其子何

劉李章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一

其來之不伐也王興之謂李亦何嘗肯入苦留之邪  
劉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政臨行亦甚了了然則  
不死今必已變嶺矣前日聞劉因就其婿家哭之聞者  
劉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政臨行亦甚了了然則  
不死今必已變嶺矣前日聞劉因就其婿家哭之聞者

聯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書時事出處

李端甫

以下見蔡文蔚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豸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如  
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季章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  
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目湖南所按吏有訴冤於朝者  
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黃直卿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冤於朝已下本  
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

如其所請此諸人得剝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理老朽  
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王

某罪矣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  
蹤初亦何足言願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  
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祈不安姑獲任之若禍害  
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幸道徒步上  
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  
行彼魏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劉公度

承書聞為况之適足以為尉患難如此乃是王汝於成切  
宜強自振拔勿令頽墮為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不似

爾爾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為誰氏此尤不  
體季通聲問殊不佳而其家未得油其季子字仲在  
倚旁不知何故不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游四十  
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為多不謂晚年乃以  
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恨不知涕泗之流  
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効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  
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章奏旦  
夕發行即束裝俟謹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某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  
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集亦遭章說移學切

恐亦不能不被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裘附火幸得少定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折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上諸書及藥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委幸見喻既欲歸黃沙想只取劉原路初欲先走莒口奉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亦便安否乍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須當自妥帖矣一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居晦來日就道某季子率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敬和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

自愛為禱居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不可知若得在嶺右當得託餘庇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佳願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會得人說話者也向曾說區淳者否似只是全道間人可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便幸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動息也

章茂獻

頌 先生之孫王薄

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令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却託虞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足以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某拜鑄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註誤



旁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

先生之曾孫市轄潘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披恩除控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來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愬然於此世但恐陰盛陽微未容措手而已墮機穽耳反復諄諭蓋已慮之表矣前日相見於大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為群枉之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遣人未還未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數未得將上不知竟可得請否耳十間邸報遲緩近亦殊無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或恐偶

無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端的否耳周貴鄉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其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留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友之望然以足以優游除為請外之計但有江湖佳闕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為國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為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為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北內康復尤為莫大之慶宗社幸甚某再辭不獲無可柰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目昏尤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未暇言而發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柰何柰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甕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為棄物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普率况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

當同此情也此來物情事勢復如何入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求負臣子之責為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闊疎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躡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請即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再詞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  
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  
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  
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  
軍都即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徒宮  
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廟額已得之否  
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為幸  
吳彭二文學到都吳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  
強早發遣之并頌道及尤幸聞又須關儀曹亦已為作季  
路書亦告為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本書亦云

然殊不可曉泰亨之世庸瑣自當處外顧乃為此則其為  
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受邪小報沙世堅自請於朝得  
僧牒以治邊防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復安用此  
等事若整頓者便成痕迹只得力辭耳鄭溥之遣人來亦  
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蜀  
相之召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歸塗必相見所慮大  
槩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我敬俟  
天命耳

劉智夫

得于約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揆亦久

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 姓名人宇楚者差除遂致  
不安中間有投匿名於省中專斥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  
來云聞已出六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竟  
外傳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書却殊不及  
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為時勢重輕而衰晚且得  
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文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略言泉相舉措雖不無可  
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知渠  
以為如何縱未必盡以為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却云因  
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孫劉而獨  
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

喻行止之計誠為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更  
益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不知  
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眾恐傳聞或  
過當然亦不能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強猾者不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參告復給朝假馬會叔竟以林和叔文字除  
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為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顏當致  
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頗契合  
而得其書與其婿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也前日以  
書勸其勿深論細事如合法之類得報殊不謂然方欲再  
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坡親戚過者能由發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此紛紛又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便以無事慶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為久遠計耳諸公誰為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為吾道欣戚也

劉智夫

補清度未必遂見无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之意而為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於狀中塗去數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又徙官計且迤邐矣其中聞亦甚杞禔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陳彭楊項竟又不免子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採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願如此它皆有所不暇問也

劉智夫

湖湘聞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亦

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所可勉者  
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者略已  
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子壽之姪人多稱之深以不及  
為恨耳潭幕支使王蔡善化令張維寧鄉簿劉正學皆有  
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忘其名亦可使善化尉吾  
姪浦城人者脩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也潘叔昌在全州  
老矣方用得關陞狀亦嘗薦之方謀率諸司列言之而未  
及近聞林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  
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諸司薦之不知已滿未也  
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  
是嫉弟明敏有素政必可觀亦幸答之勿以厥弟為累也  
建老法應相避何以處之渠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人

遺力矣吾徒皆不可保道學文字鈎連隅落如武侯營壘  
非華宗浪戰之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  
勢須鑄職罷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中說黃佛入滅圖中大魔王舉  
指可發  
一笑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郵報  
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其必  
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亦有此  
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已移汪宣  
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耶然則三山  
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力辭也叔通事

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之人又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廩損秋稼嗣歲尚可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衢信亦自寬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李通聲問殊惡令人傷恨不能為懷聞彥中居晦正士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為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沿路有可囑者并丐垂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通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繳罷張謨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目未殫然想已有定議且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自此未必遽敢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李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崇安山間有絕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仲令達此意於有位大蒙痛詆以為所損未見分數公私莫以為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緣官司勸喻椿米致上戶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倉之積足以為備

不當求細民之譽歛上戶之怨

此皆其來語如上也

無不

劉智夫

季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擔負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作詭名訴儲宰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為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詞之實詞人乃學長卓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門也然館

無一人敢正其  
妻者可歎可歎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子俱安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榜謝絕詞訴便作閑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為學不得力只是完辦得此一着如今眾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矣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



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為稟看能來即  
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為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  
也汝想未能來且省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為汝憂之切宜  
深自防也渠豈能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  
祝至祝吾後七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  
住三日諸公若成來固幸若不成亦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 用中 文公之曾孫潘家藏錄藁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可 平父歸說信州恐有  
剽掠者建陽江墩即武近一夕為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  
城渠魁州府止從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姦民愈無忌憚  
未知所以為善後之計也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論人  
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原不正

書 之愈見畏縮耳

胡籍溪先生

昨日節略禮儀尚有一疏可疑故以本教書後中云  
降自西階至拜褥所立舉薦以俟而西階之禮今既  
月事不可非階乃就階下置卓故有拜自西階之禮今既

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二



舉蒙晉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程汝隨可文 迥 必下汝隨之孫仲熊家藏

示及古韵通式簡約通貫警發為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劭植園淺昧晰七字恐合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教麒之為極十之為謀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功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况考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即拜呈求教矣聞人文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甚蒙知獎但恨不得歛盡其說耳函詩之說則恐未然蓋破斧以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詩此自小亭之誤耳

月邊說得徹尊聽當為印證其可而措擊其不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十篇便中幸早見教為望汀鹽之弊已極子置之策未為不然橫為諸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謂重不幸矣晦伯書來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近聞諸司於舊法中減落一二小小糜費便謂可革宿弊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孝經妄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便拜呈也四營成易正為易字即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十有八變承之再抄後掛即所謂再撰三撰者是又一四營也凡為四營者三乃成一爻為四營者十八乃為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所礙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也月椿條對亦乞願指錄以見教此事從來只是得

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文書極以為  
便亦錄得中間解折范容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者無  
不以州郡窘乏為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遙度傳聞亦  
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  
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易設使便有  
姚元崇真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又蒙  
別帝垂喻俞廣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為記文尤荷不鄙但  
此事今日老丈在彼晚學小生豈當僭取而妄為之此決  
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門下它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  
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於廣文敬泚筆以俟命也  
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見幸與其進而教誨之其人  
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漕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為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熱老丈乃獨覺  
其偏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無妄  
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稟矣豈有  
大師在是而晚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况陳公平  
生只得一見若汪公則老丈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非小  
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便寓此偶數日禱雨倦甚又積  
書問頗多未暇罄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謬說已寫就然尚有  
誤字旦夕校畢拜呈以求教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何  
自而起說者雖衆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州縣祈  
水旱政和新禮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放者唯

鄉村所禱全無可据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者亦幸有以教之也

鄭尚書惠叔 僑 見甯陽所刊稽古錄後

匆匆去國深荷眷存既行之後又知榻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某者然不能不以爲媿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苑之及也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爲刊刻殊勝令越中本欲俟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溫公所以願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爲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朝取索投進否然不必及其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

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兼讀官幸更與議之同

程允夫 洵 以下洪正學刊允夫家藏帖

樂集無人寫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第今日問學所急故不送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耶墓刻不敢忘幸且少寬之譙傳非病翁所作乃原仲致中二丈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脉也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老人暮年窮約以不肯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此尤重不孝之罪每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有定論計不出今冬也  
所喻立戶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戶某又自立一戶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為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閭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為常事而緩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為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開時寫得便可旋寄德和處此中時有便

入往還也所論向來解紛之意固是如此然亦平日持已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思更當反復鄙言毋以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為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畧見此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也近思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別帙亦勿示人為佳雲谷記已寫寄李文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家藏帖 以下新安汪逢龍刊允夫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

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  
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  
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  
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喻蘇程之學愚意二家  
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為顏子  
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說到緊要處  
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歷不甚深也  
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又不曾見俟病少間當為尋問也  
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  
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  
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傳却不濟事  
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

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  
就藁又為持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  
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  
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督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時  
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為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有所  
疑耳吾弟近所為詩文有可寄示者否某向到湘中語  
甚多然皆草率不足觀謾令大兒寫拜魏公墓一篇去此  
等閑言語正使絕出亦何所用况又不能佳乎然姑以寄  
意焉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章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及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麼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功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鸞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為與此意同

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章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宜其不通

心往一段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所當爭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誤聞劉智夫得江西倉臺即以書道吾弟及一二知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出妄傳然已為轉語王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憲為誰耳此辭職告老皆未允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趙詹皆已行



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上自劾之章矣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不復爲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知語默之有時然語已在而矣今欲默之能有所及乎學徒不欲一旦盡遣恐或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受可也帝尾之喻已悉然皇陶宥之而堯曰殺之母乃兩失其職耶

彭子壽 以下止堂之孫北家藏

中間傳有召節因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爲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爲慰然以時勢料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

文事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嗚吠喧嘩甚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搢紳而已也愚以此故亦未能釋然柰何柰何其今夏一病幾死亟上推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將欲受之而去歲曾議敢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耳閑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騫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

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雄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祖用肯時可笑大率如此也蘇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于越否亦聞否度不免一南轅得免喻嶠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既不自保又深為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復作人謀不可及矣柰何柰何

彭子壽

得張无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率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

懋期望零陵經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為速致得不

浮沈乃幸

孫季和

時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藏

某到此緣所請報邦人恐虎兇復出於押邀留不得去已申省且留此至黃岩羅濟得伯和諸公在此商量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踈脫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為非得一見任官主持不可下手某已撥萬緡今使與食利人戶與役矣諸人欲得賢者復來見欲差出縣丞却煩吾友攝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穩當則當別為申奏專差措置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如不可來幸為計度見任官中何人可委謝戶如何欲煩詢之不知渠肯來此事非小若得黃巖無水旱則無飢饉之憂

向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度本路水利未大有大於此者

餘姚之旱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博詢見諭

孫季和

獨溪蕭寺頃歲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學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三復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比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為幸

孫季和

來喻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眾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虚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爽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賓客無緣得就今既之官却恐應接稍希可以具藁便并送崇禮處令轉致也但書石須更屬人蓋目昏殊甚不堪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繼至無詞可以却之朋友間如揚子直書儘有法如不識之當為轉求也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為

入傳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槩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強說也如元正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正耳乾卦彖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主本意也又嘗作啓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書小序又可考但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吳材老胡明仲皆嘗言之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大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厖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元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漢書遷嘗從孔大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

斷為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先墓志文不敢忘但為歸來悲冗中未暇落筆今當少暇旦夕得成當并寄叔度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指清婉可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荆門否近得劉德脩一書今有報章并書冊一匣寄之煩為帶行達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計雖甚踈而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姻家之故不能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為劉乃為立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某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為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為也

父欲告老今方及格不敢自請而外郎不為保奏只向承  
得一申省狀亦且發去或者恐觸禍機然不暇顧也向承  
喻及祠記碣文以例不敢為人作文字遂不復曾致思所  
示行實諸書亦已卷藏不在目前自此或有便別為寫一  
通來暇日試為整齊看如何然必三年然後出之時運固  
叵量但恐壽非金石不能俟耳祠記亦然但子游之封在  
唐為吳侯在政和為丹陽公而淳熙所頒祀禮乃為吳公  
蓋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然不知何時所加頃年曾  
為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今納長沙所刻一通去可試  
考之也帑尾無可講說之云可為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  
人但不知年來自已分上功夫又如何似聞頗留意於詩  
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  
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遍矣此當以為戒

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稍新不能自已略為草定數  
語謾錄去度未可刻以速涪城之禍幸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某去秋以  
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少安而忽有長子之喪悲痛慘怛  
無復生意請祠諸公已相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  
又欲遣人至越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  
不暇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死終  
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一本崇禮兄弟欲各寄一本而  
稿盡遂不能及亦不暇作書只煩為道意也寧海僧竟如

何秉彝好德豈容泯滅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  
堅可率朋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

清之

以下廬陵胡翼龍刊靜春家藏帖

昨承有召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黃  
子來相尋具言近况為慰但求教竟不之領又以為恨比  
日伏惟于後有相今或已至在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  
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  
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  
倨侮之譏而匆匆畧刺之問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  
故徧觸眾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  
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  
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

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閑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哲  
熟慮而徐應之母為匆以以致後日之悔也黃子又說見  
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以吾輩事力所及正不須太遽也

劉子澄

其幸如昨但伯恭逝去之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計  
告作書宛轉托子靜送云相報近聞渠已入浙此書恐未  
即達然計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去年方  
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  
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其在家應接  
隨分擾擾偷閑脩得中庸及孟子下冊孟子得公度卷子  
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鑑看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  
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句及還家四言意家

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醫治得寬平間暇些子度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沅碎令兄墓表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爲至今未歸報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跋語并往歸來方得細看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本子見錄未得附還更有一二處當畧脩耳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節爲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愛惜耳諸葛學須靜也全文告因便錄示千萬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鶴仲不考知

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它日皆未可量也子玉不聞問旦夕有尤川便當寄書與之擇之何爲至今不見歸直卿近遣人來納幣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計決當如約某當一與俱往哭伯恭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可傷前書當報去矣陳正巳今在甚處公度當已歸來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某忽隨例沾誤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昨奏與獻米人推賞諸公不爲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事迹中得周參書亦於報書中懇之未知竟如何聞江湖間水旱螟蟲民已荐饑不知州縣有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體尤不易也廬陵當不至此此間却差糴但剽掠公行甚於常歲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亦殊可慮耳眷集中外俱安

諸郎一一佳茂愛女夫折可傷平父次女與素兒同歲向  
許議昏近亦不育其女勿而解事甚可惜今此兒未有親  
不能不掛懷抱耳向文得書却來說及薊林集要序甚恨  
未得見也序文豈敢僭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當  
作又苦心力衰畏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  
見其說話意趣儘好恨不得欵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  
得相聚耳向得書朱君岑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喻彼中  
交遊學生并爲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浙東知  
名士亦不易得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耳惠  
况紙墨筆帖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及二小書謾往幸  
收之昨得延之處祭禮三家方屬鄭丈補入而渠已物故  
旦夕更屬新將也弟子職女戒本各爲冊而皆以雜儀附

今人家小兒女各收一本讀誦爲便也今此冊爲印者所并又缺雜儀一  
本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鋟版流行亦教化善  
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伯恭說欲刪修一兩處忘記問  
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呂氏二書似亦可刺并廣之也

劉子澄

某還自前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卧家月餘幸未即死然  
神氣衰憊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  
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  
發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揆却甚以爲恩意亦爲一  
番勞擾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又折得過否  
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能深以爲憂也  
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復喜慰不自勝但趙南紀



朱子大全 別集卷三  
云長沙中冬已見報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  
自効之章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  
為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鄉慕而未相識如張元善者  
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學所藏昭陵賜安定  
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比  
此又精善恨未得令兄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  
薛士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  
知書到時朱轡皂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衆例不敢出自  
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者喻玉泉之論矣年力類  
侵志不勝氣至於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  
以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

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劉子澄

吳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為慰此想經暑涉秋尊體  
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又當如何想亦不以  
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以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  
語又似戲謔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已功夫不是易事願益  
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

遇 子合之姪孫錄家藏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為疑但不如此又難區處  
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  
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  
便考西妣東又與今人坐次相反  
若祭四世則一位居東一位居西殊不齊整

對設又似轍况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與今  
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男婦之坐東西相見亦  
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為定之為愈也

海庵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三

